

譯 栖 林

藝 術 生 活 社 出 版

贈  
給  
：

謹  
贈  
年  
月  
日

談蘋果樹……………(一)

第一章 故地……………(七)

第二章 初逢……………(一一)

第三章 夕步……………(二二)

第四章 祝禱……………(二七)

第五章 宵候……………(四一)

第六章 密約……………(四九)

第七章 夜會……………(六一)

第八章 叙舊……………(六九)

目

錄

蘋 果 樹

高爾斯華綏  
林 栖 譯 作

藝文生藝叢書第四集  
藝術與生活出版社

## 談蘋果樹

林

感情跟理智常常是衝突的，而感情勝利的時候比較多。若情形相反，大半是堅強的人，有大智慧的人，超人。其餘的就要歎息着「渺小的人類，軟弱的人類！」而屈伏於感情的大力之下了。然而，這不是屈伏，這是自然的，真實的，人類的祖先被趕出「樂園」的時候已經是如此了。

現代小說家專在這一方面加以描繪而十分成功的是「蘋果樹」的作者，說他是寫實主義者，倒不如說他是唯感主義者。在他的富有魔力的筆下，鍾情的人即使不是英雄，至少會得到你最大的同情，只憑理智用各種手段給自己謀利益，而在社會上有了聲譽地位的人才是卑鄙不堪的。高爾斯華綏暴露出來這些人物的典型，全在他的心理寫描的深刻。比如，在「蘋果樹」這個大悲劇裏，你對密根絕對同情，却也不能不同



情艾色司特，你若恨他只是爲密根的緣故，你處在艾色司特的地位無疑也要終於捨棄了她，凡經驗過的都能深深了解這種「感情」。可是若刪去那些心理描寫，艾色司特完全是個流氓。你對高爾斯華綏的特長已經首肯了吧。

現在你該把這篇小說從頭再念一遍，留心裏面的心理描寫，同時無妨留心人物跟情節的進展，因爲作者也是個戲劇家，長於結構，佈局，讓他的故事巧妙動人。

故事一開頭艾色司特已經四十八歲了，因爲銀婚紀念日而旅行，因爲旅行而到了二十六年的故地。他仍然跟少年時一樣，看見美好的景色有了無名的懷思。人類永遠是不滿足的，悲劇的來源。人世間找不到有「蘋果樹，鳥鳴，黃金」的樂園。艾色司特曾走入一個這樣的地方，他又不能不逃開，他現在的回想真是又美麗又苦惱。第二章寫他昔日的「初逢」，在他跟加敦的談話裏已經表示出來他是一個有愛心又有同情的人，加敦却是不管別人牙疼的，後來由艾色司特要去洗澡而寫到果樹園的大蘋果樹跟水池，整個故事裏最重要的地方，他跟密根在那兒定情，最後那水池又做了那女孩

子的葬身之處。下一章說到他的春曉散步，聽見她的語聲笑聲而不勝其寂寞之感。然後，他的同伴走了，他想着密根，覺得她如同一朵嬌柔的花，因而有了似乎應該以保護她自任的「武俠」思想，尤其是看見那個粗野的鄉下少年周的時候。本章也寫到一個跛腿的中年人尼克跟「吉普西鬼」，到末一章尼克成了老人，喃喃地跟艾色司特說他走後的慘劇；大蘋果樹下的「吉普西鬼」自然是鄉下人迷信的傳說，作者拿它表示了不幸的預兆。另外寫到艾色司特聽孩子們說密根爲他祈禱，他不禁對她說「今天晚上我也要給你祈禱呢。」只就這一件小事上看，她有些癡情，他不過是衝動。第五章裏她被周追逐時艾色司特給解救了，她崇拜他，愛他，他只爲自己的武俠之風得意，又是因爲衝動擁抱了她吻了她的額，一時他滿心驕傲因爲抓住了這朵含露的野花，一時却又責備自己，「留神你作的事吧！你知道結果會弄成甚麼樣！」他在園裏閒走，半夜還沒睡，她等候着他。白天是鸚鵡，夜間是梟，叫出來他內心裏的「煩擾的歡樂」第二天早晨他清醒地想道，「我要走。我決不把自己攔在一個卑鄙錯誤的地位上。」

4.

然而看見她偷吻他的枕頭又讓他心亂了，他知道她愛了他，爲她的愛而感動，他們約定了「夜會」，他才忽然吃驚地走開，因爲他覺得自己鬧出事來了，他「空洞地凝視着前面，又得意又懊悔。」這都是春天的把戲，盛開的蘋果花，無數的鳥唱，陽光，流水，天空，讓他有所缺乏，雖然密根把這缺乏給填滿了，他始終覺得不該接受她那純潔忠實的愛，因爲他並不愛她。他對她感謝，憐憫，而沒有愛情。愛情叫人忘了一切沈醉在幸福裏，所以時時刻刻煩惱着的只有艾色司特一個人。在那最後之夜他等着她的時候也是有「假如她不來不簡直是鬆心的事麼」之感的，而她如約而來了，他們相吻時他滿心狂喜，剛一分開就又有了一距離。「我若不能跟你在一塊兒我就得死。」多麼真切的愛情。艾色司特却仍然是覺得有些沉醉又有些武士氣，對她說着明天他上陶阿揆去取些錢然後回來跟她逃走到倫敦去結婚的話，他終於一去不回實在是並不奇怪的。末一章寫二十六年之後的春天他又去探視昔日的田塲，草地，果樹園。一切都依舊，他偶然摸着自己的鬍鬚才醒悟過來。「少年跟春天！它們都變成怎樣了？」他



退回去，誰也沒遇見，只有一個拄杖的跛腿老人，艾色司特問他那個墳爲甚麼在十字路口，老人就敘述起密根的不幸的故事來，這一章裏充滿了令人酸楚的淒涼，請你跟艾色司特一同默默地傾聽吧。等你捲卷歎息的時候，你也許心裏滿是你自己的無名的惆悵，而且忘記了「蘋果樹」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九四一年九月。

6.

## 第一章 故地

在他們的銀婚紀念日那一天，艾色司特和他的夫人開了汽車在野外遊行，預備到陶阿揆，他們初相遇的地方，去留宿一夜以完成他們的佳節。這是司黛拉的主意，她有點多情的性格。即使她早已失去了二十六年那麽快那麽奇怪地感動了愛色司特的她那藍眼睛的花一般的媚力，面龐和身材上的安詳纖秀，和蘋果花的顏色，四十三歲的她仍然是一位嫵雅的忠實伴侶，兩頰微帶雀斑，灰藍的眼睛頗有神韻。

她讓汽車停住的地方，平原向左方陡起，狹窄的一行落葉松和槲樹，夾雜着幾棵松樹，向右方伸展，對着大路和整個曠野裏第一列高山之間的谷口。她正在找他們可以吃點心的地方，因為艾色司特總是一切不管；這地方，在金色的金雀花和羽狀的綠落葉松之間，有最後的四月陽光中的檸檬樹氣味，這地方，下可見深谷，上可見羣山對於喜愛浪漫景色畫水彩畫的人那種果斷的性格似乎很合適。她提了畫箱，走出車來

「這兒不好麼，弗蘭克？」

愛色司特，有點像長了鬍子的德國文學家釋勒，兩旁的鬚是灰色的，高身材，長腿，大而深遠的灰眼睛，有時候頗有蘊藏而幾乎顯得美麗起來，鼻子微偏，有鬚的嘴唇稍稍張開——四十八歲的沈靜的愛色司特，提了點心筐也下了車。

「啊，看那，弗藍克，一座墳！」

在大路旁，從平原高處下來的小路和它十字形交叉而通過了狹窄的樹林之處，有一塊薄土，不及六呎，向西立着一座花崗石的墓碣，墳上有人撒了一枝山查花和一把藍鈴花。愛色司特看着，動了詩情。在十字路口的是自殺者的墳墓！可憐的人類多所迷信！雖然如此，臥在那兒的人有了好處——不是一座溼冷的墓，在那些可厭的碑石玲瓏的墳塋中間——只是一方粗石，廣闊的天空，和道旁的祝福！他在家庭團聚中學習得不做哲學家了，所以沒有說甚麼就大步走開，上了平原，把點心筐放在一堵牆下鋪開一條毯子給他的夫人坐——她餓的時候就會停止繪畫來找他的——並從衣袋裏拿

出一本莫雷翻譯的「西波力塔斯」來。不一會他念完了「細伯拉斯女」和她復仇的故  
事，就停止讀書去望天空。看着那麼光輝的白雲和深青的天相對，愛色司特在他的銀  
婚紀念日渴想着——他不知道渴想着甚麼。和生活不相適應——人類的心思！人的生  
活方式也許是高尙謹嚴的，但總有一種潛伏的貪慾，一種渴望，和一種空虛之感。女  
人們也有麼？誰知道？而那些放縱他們的好奇心和對新經歷，新險境，新樂趣的狂戀  
的人們，却又無疑地受着和饑餓相反的過飽之苦。不能解脫——一種不適應的動物，  
文明的人類！沒有人所愛好的花園，沒有可愛的希臘詩歌中所說的「蘋果樹，鳥鳴，  
黃金」，沒有可得的人生樂境或者說有美感的人的永久福地——甚麼也比不上藝術品  
裏面固定的美，永遠留下了，看時或讀時永遠有同樣的歡樂而悠然沉醉這種珍貴的感  
覺。生活中確實有時候有那種美，那種自然的突發之樂，但可惜的是，它們停留得並  
不比一片雲飄過太陽的時間長久；你留不住它們，像藝術那樣捉住美不放棄是不可能的  
。它們像天地之靈的閃動的幻影，像它那遙遠深闊的靈光之顯現一樣轉瞬即逝。這兒

陽光暖熱地照在他的臉上，空氣中有金雀花的甜香；這兒，在嫩鳳尾草的小羊齒草之間有星星一樣的山查花，而光輝的雲片高高地在羣山和有夢意的山谷之上飄動——此時此地有這樣的景色。但傾刻間就要變了，如同半人半羊的希臘神的臉一樣，正在岩石的轉角，你一凝視它就隱沒了。忽然他坐了起來。對於這一片景色，這塊平原，那條大路，以及他背後的古牆，他覺得實在有點熟習。他們在車裏的時候他並沒有注意從來沒有注意；想着遠處或者無所思想——而現在他看出來了！二十六年前，正在這個季節，他從離眼前這地方半哩之內的農舍動身當天到了陶阿揆，可以說一去再沒有回來。一陣突然的疼痛纏着他的心；他頓時想起他那一般過去的生活，他沒有把握住它的狂歡和它的美，它的雙翅飛入不可知之處；他頓時想起一段埋藏了的記憶，一個狂放甜蜜的時期，疾速地截住而結束了。他轉過臉去，用雙手捧着下頰，注視着矮草中間藍色的小乳汁花。……

以下是他所回想的。

第二章 初 逢

五月一日，弗蘭克·艾色司特和他的朋友羅伯特·加敦一起過了大學最末一年之後，他們出外去徒步旅行。那天他們從勃倫特動身，打算走到柴格佛，但是艾色司特的踢足球受傷的膝頭完全無力了，照他們的地圖看來，他們還有七哩路要走。他們坐在大路旁的土丘上，那兒有一條小道橫傍着叢林和大路交叉，他們一面休息膝頭，一面談天說地，青年人總是這樣。兩個人都在六呎以上，細瘦得像鐵軌；艾色司特顏色蒼白，理想主義者，神不守舍的樣子；加敦是個怪人，說話不着邊際，頭髮粉亂鬚曲，像一種上古的野獸。兩個人對文學都有些喜歡，都沒戴帽子。艾色司特的頭髮平滑，淺淡，有波紋，前額兩旁的有些高起，像是常常要向後掠的；加敦的頭髮類似暗黑不可測度的布簾。他們走了好幾哩一個人也沒遇見。

『老伙計，』加敦說着，『憐憫不過是一種神經過敏的結果；這是過去五千年的病

症。沒有這種病世人就幸福得多。」

艾色司特用目光隨着雲片，回答說：

「橫堅那是蚌裏的珠子。」

「老伙計，一切現代的不幸都是由憐憫而起。看看動物，和紅印度人吧，只限於感覺他們自己的偶然的災害；然後看看我們自己——永遠免不了替別人牙疼。我們退回來別再替人設想，過得高興點吧。」

「這你決不能實行。」

加敦深思地抓住他的亂髮。

「想得完滿的結果，人也不可過於拘執。讓自己受缺乏感情之苦是一種錯誤。一切感情都是有益處的——讓生活豐富。」

「不錯，到合乎俠士行爲的時候呢？」

「啊！那太英國氣了！你若提起來感情，英國人總以為你肉體上有所需要，因而



大吃一驚。他們怕情慾，可是不怕肉慾。『嗯，不怕！——只要他們能夠掩藏得住。』

艾色司特不答；他把剛折來的一朵小藍花對着天空耍弄着，一隻鷓鴣在山楂樹上叫喚起來。天空，花朵，鳥鳴，羅伯特真是胡談亂講！他便說道：

『好，我們往前走，找個我們可以住一夜的農場。』說着這幾句話的時候，他望見一個女孩子從比他們所在地更高的平原上走下來。她的輪廓以天空做了背景，提着一個藍子，你可以從她的臂彎處看那片天空。見了美人美景並不留心它是否對他有益的艾色司特，想道：『多麼美呀！』風吹得她的淺黑色毛布裙打着她的腿，並掀起來她那破損的蘇格蘭式孔雀便帽；她的灰色外衫是殘舊的，鞋是有裂口的，她的小手又粗又紅，頸子晒黑了。她的淺黑色頭髮紛亂地波動在寬闊的前額上，她的臉是短的，上唇也是短的，牙齒閃出尖來，她的眉又黑又直，睫毛又黑又長，鼻子是直的，但她的灰眼睛是奇蹟——水盈盈的好像那一天初次睜開一樣。她看着艾色司特——也許他那怪樣子引她注目了，跛着腳往前走，沒有帽子，一雙大眼睛看着她，頭髮向後披著

。他摘不下來頭上所沒有的東西，只得舉手行禮，說道：

「你可以費心告訴我們附近有沒有能住一夜的農場麼？我的腿跛了。」

「近處只有我們的農場，先生。」她並不羞澀地說，語聲美好，柔和，輕快。

「在哪兒？」

「就在低處，先生。」

「你可以讓我們住下麼？」

「啊！我想我們可以。」

「你肯給我們領道麼？」

「肯的，先生。」

他跛着往前走，沈默着，加敦把問答繼續起來。

「你生在得文郡麼？」

「不，先生。」

「那麼是哪兒的人呢？」

「威爾士人。」

「噢！我本來就覺得你是塞爾特種人；那麼這不是你的農場了？」

「我姑母的，先生。」

「也是你姑丈的吧？」

「他去世了。」

「那麼誰給照料呢？」

「我姑母，跟我的三個表兄弟。」

「不過你的姑丈是得文郡的人吧？」

「是的，先生。」

「你在這兒住得日子不少了麼？」

「七年了。」

「你在威爾士住過，在這兒覺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先生。」

「我想你是不記得了吧？」

「啊，記得！可是不一樣啊。」

「我信你的話！」

艾色司特忽然插嘴道：

「你多大年歲了？」

「十七歲了，先生。」

「你叫甚麼名字呢？」

「蜜根。大衛。」

「這是羅伯特，加敦，我是弗蘭克，艾色司特。我們本來打算到柴格佛去的。」

「可惜你的腿疼啊。」

艾色司特微笑了，他微笑的時候他的臉就有些美。

他們向下走過狹窄的樹林，忽然看見了農場——一所又長又低的石塊築成的房舍有格子窗，外面的場院裏有許多豬，家禽，和一匹老雌馬閒遊着。房舍後面是短短一列高而險峻的山，頂上有幾棵蘇格蘭樅樹，前面是一個古老的蘋果樹園，剛剛開了花，向下伸展到一條河和一片長而荒蕪的草原上去。一個男孩子，眼睛淡黑而稍斜，正在放一隻豬，在屋門旁立着一個女人，她向他們走來了。那女孩子道說：

「這是娜拉康布太太，我的姑母。」

娜拉康布太太，她的姑母的眼光銳利而陰沉，像一隻野鴨母親的眼光，她的脖子也有些像蛇的樣子。

17. 「我們在大路上遇見你的姪女了，」艾色司特說：「她想你也許肯留我們住一夜。」  
娜拉康布太太把他們從頭上看到腳下，回答說：

「好吧，我可以，假如你們不在乎住一間屋。密根，把那間閒房收拾好，還要一

碗奶酪。你們需要喝茶了，我猜。」

女孩子走過兩棵紫杉和幾叢開花的紅醋栗所造成的一種門廊，便入室不見了，她的蘇格蘭式孔雀便帽對着紫杉的玫瑰紅和深綠發光。

「請到客廳裏來歇一歇你的腿吧。也許你們不去上學了吧？」

「我們沒上學。不過我們已經完事了。」

娜拉康布太太聰明地點點頭。

磚地板，沒有覆蓋的桌子，發光的椅子，和用馬毛填滿的沙發，這客廳似乎從來不會用過，實在是乾淨之至。艾色司特即刻坐在沙發上，兩手抱着他那跛的膝頭，娜拉康布太太注視着他。他是一位已故的化學教授的獨生子，不過在一個常常崇高地與世無爭的人身上，人們看得出一種軒昂的氣概來。

「有我們可以洗澡的河麼？」

「有，在果樹園的盡頭，可是你坐下也沒不了頂！」

「多深？」

「嗯，恐怕有一呎半左右。」

「噢！很合適呀。走哪條道？」

「由那小道下去過了右邊第二個大門，水池子就在獨生的大蘋果樹旁邊。那兒還有鱒魚呢，如果你們能撩撥它們的話。」

「多半它們要撩撥我們吧！」

娜拉康布太太微笑了，「你們回來茶就預備好了。」

19. 水池是岩石阻水而成的，沙底；那棵果樹園中最低的大蘋果樹長得太近了，枝子幾乎遮住水面；它生了葉，就要開花——它的緋紅色花苞正在怒放。那狹窄的浴池裏沒有地方一次容一個人以上，艾色司特等着輪到他的班，摩擦着他的膝頭。並注視着荒蕪的草原，所有的岩石和茨棘樹和田地的花，以及在一個平丘上立起來的略遠處的一叢澤樹。每一條樹枝都在風中搖擺，每一隻春天的鳥都在叫喚，一條傾斜的陽光讓

20.

草葉有了斑紋。他想着西阿克來塔司，和車威爾河，想着月亮，和眼睛水盈盈的女郎  
想得太多倒像是一無所思了；他覺得沒有道理地快樂起來。



### 第三章 夕 步

在豪華的晚茶席上，有蛋，奶酪和果醬，還有加番紅花的新鮮薄餅，加敦論說着塞爾特族。那大約是塞爾特族復興時期，發現了這家族裏有塞爾特血統早已把一位相信自己是塞爾特種的人鼓舞起來了。他伸開四肢臥在一張馬毛填的椅子上，一支紙烟輕輕在他唇角跳動，他早就把他雙眼的嚴冷的針鋒向艾色司特的眼裏投着，同時贊美着威爾士人的風雅。從威爾士出來到英格蘭去就像把磁器變成瓦器一樣！弗蘭克，做了一個討厭的英吉利人，當然領會不了那威爾士女郎絕妙的風雅和情感上的容量！於是，優雅地搔着他那一堆仍然是溼的淡黑的頭髮，他講解着他怎樣準確地實證了十二世紀威爾士歌人莫根的作品。

21.

艾色司特身子直直地臥在馬毛填的沙發上，把四肢遠伸到沙發之外，吸一隻深色的煙斗，並不聽人說話，女孩子送進一份新的薄餅時候，他正想着她的容貌。恰恰像

看一朵花或者自然界其他美景一樣——一直到她可笑地微微顫動一下，放低了她的視線走出去，安靜得像一隻老鼠。

『我們到廚房去吧，』加敦說，『好多看看她。』

廚房是一間塗白了的屋子，椽子上掛着薰火腿；窗台上有些花盆；鎗掛在釘子上，奇特的有柄杯，磁器和白鐵器，還有維多利亞皇后的幾幅像。在掛高高的一串葱下面放着一張狹長的粗木桌子，上面擺好了碗匙；兩隻守羊狗和三隻貓隨處臥着。在凹進去的壁爐的一邊坐着兩個男小孩，閒散的千金之子；另一邊坐着一個強壯的淡眼紅臉的少年，頭髮和眼毛的顏色和他正在通入一支鎗筒的麻繩一樣；在他們中間的是娜拉康伯太太，惺忪地攪拌着一個大鍋裏面的有香味的燉菜。另外兩個少年，斜眼睛，淡黑頭髮，面孔有些狡黠，像那兩個男小孩一樣，正在一起談話，背靠着牆；一個身矮年長的臉刮得乾淨的男人，穿着凸花布褲子，坐在窗前，細讀一本破損的刊物。密根女郎似乎是唯一的活躍人物——倒出蘋果酒來又把酒壺從桶旁遞到桌子上去。加敦看

他們這樣準備吃飯了便說：

「啊，如果你們允許，晚飯後我們再回來。」不等回答，他們又退出去到了客廳。但廚房裏的顏色，溫暖，香味，和那些面孔，加重了他們那光明的屋子的淒涼，他們快快地重復坐下來。

「正經的吉普西模型，那些男孩子們。只有一個撒克森人——那擦鎗的傢伙。那女孩子是在心理學上要精細研究的人物。」

艾色司特的雙唇扭動了，他覺得加敦那時候是一隻驢。要精細研究的人物！她是一朵野花。一個你看着就有好處的佳人。研究！

加敦繼續下去：

「在情感方面說，她恐怕是不可思議的。她需要喚醒。」

「你要去喚醒她麼？」

加敦看着他微笑了。「你多麼粗鄙而且英國氣呀！」那有波紋的微笑似乎這樣說。

艾色司特便噴着他的煙。喚醒她！這個傻子非常看得起自己呢！他衝到窗前，跛着脚走了出去。暮色已聚合得濃密了。農場上的房舍和水車房都模糊而帶藍色，那些蘋果樹只是一片朦朧的荒野；空氣有從厨竈來的柴烟氣味。一隻比別的鳥睡得晚的鳥叫出一陣無甚興致的啾唧，好像因黑暗而吃驚了。從馬廄傳來一隻正在進食的馬的鼻聲和踐踏聲。遠在彼方的是原野的暗影，遠而又遠的是光輝還不充足的羞怯的星辰，以白光刺過深藍的天。一隻顫聲的梟叫着。艾色司特深吸了一口氣。一個何等適於出遊的夜呀！一陣沒有蹄鐵的馬蹄前行聲走上小徑來，三個朦朧的暗影過去了——小馬的黃昏行進。它們的頭，黑而有細毛，在大門上露出來。他一敲烟斗，並放出一片小火星，它們驚跳回去而跑開了。一隻蝙蝠撲翼而過，叫出幾乎聽不見的啾啾聲。艾色司特，伸出手去；他感覺得出來露水落在向上的手掌上。忽然他從頭上聽見孩子們微細的低語的聲音，被扔下去的靴子發出小小的砰然之聲，另外一個語聲，又清脆又柔和——女孩子正在打發他們睡覺，無疑地；十個清晰的字：「不，里克，牀上你不能

要貓。」然後來了小小的一場吃吃閣閣笑鬧，一下輕輕的拍打，一個笑聲那樣低那樣動聽，讓他微微地震顫了。一聲吹氣，而那撫弄着上面的暮色的燭光熄滅了；寂靜籠罩下來。艾色司特退回屋裏去，坐下；他的膝使他痛苦，他的心靈覺得陰鬱。

『你到廚房去吧，』他說：『我要睡了。』



第四章 晚 禱

對於艾色司特睡眠的輪子照常無聲，平滑而迅速的轉動，但當他的同伴回來的時候，他雖似已陷入睡鄉，實在他仍十分清醒着；而在加敦（窒息於這低矮的房中另一張床上）睡着後很久，他還聽到鼻叫。除了膝上的痛楚，沒有什麼不高興——生活的憂煩在夜晚並沒十分顯現來窺伺這少年人。實在，他沒有什麼憂煩；剛掛名作一律師，有對文學的嗜好，前途是遠大的，無父母，自己每年有四百磅的收入，難道這和他到哪去，做了些什麼，何時做的關係麼？他的床也不太硬，這使他不致發燒。他臥着，呼吸着從離頭不遠敞開着的窗戶流進矮屋來的夜之氣息。除了和他朋友的些少發脾氣外，（只要你和一個人一塊旅行三天，這是很自然的）在那不眠的晚上，艾色司特的情緒是溫和，沉思而興奮，一個幻影，特別清晰，固執，因他甚至沒有意識到曾注意它就是那擦棺的少年臉孔；它的深沉，無感情，却仰視着厨門口的樣子又迅速的變為拿

蘋果酒酒壺的女孩子，在他記憶裏，那紅臉，藍眼睛，淡淡的眼毛和麻色頭髮男孩的印象和那女孩的臉孔，那麼純樸和潤澤，一樣深刻。後來，從那無窗幔的窗子望出去的一塊暗夜，他看到白日來臨，聽到粗醜惺忪的鴉叫，接着是寂靜，如前的死寂，直到最末清醒的山鳥歌唱衝破了靜謐，注望着窗格中漸漸亮起來，艾色司特睡着了。

第二天，他的膝腫得利害，徒步漫遊顯然成爲過去。加敦預備次日回倫敦，中午時即離別了，帶着諷刺的微笑，遺下了發脾氣的痕跡——但這在他的迂緩而行的背影從斜峻的路角消失後即治愈了。這一整天艾色司特休養他的膝，坐在有水松的廊前一塊草地上，一張綠漆木松裏，陽光蒸發着楊梅花和紫羅蘭的香氣，和一些正開花的無核葡萄叢香味，他幸福地吸着烟，做夢，觀望着。

春天的農田一切皆在生長。幼小的東西按苞蕾和殼長出來，人們帶着微微的興奮注視這進程，喂養照料所生出的。這年輕人不動地坐着，以至一隻母鴛莊重地擺着鴛步，帶着六隻黃頸灰背的小鴛在他腳旁草葉上摩擦它們的偏嘴，娜拉康伯太太或女孩



密根不時過來問他需要些什麼不，他笑一笑，說：『謝謝，不要什麼，這裏很豐富。』快到吃茶點時，她們一齊走來，拿着黑色藥的長膏藥在一隻碗裏，長久嚴肅的察看她腫起的膝，把它貼上。他們走後，他想着女孩子的柔聲的『噫！』她憐憫的眼色，和前額小小的蹙皺。於是他又感到和已走了的朋友那種無理由的生氣，他關於她說了那樣的廢話。當她把茶來，他說：

『密根，你歡喜我的朋友麼？』

她用力垂下她的上唇，似乎怕笑出來是不懂禮，『他是位有趣的先生，他使我們發笑，我想他是很聰明的。』

『他說了些什麼使你發笑呢？』

『他說我是歌人們的女兒，他們是些什麼呢？』

『幾百年前盛爾斯的詩人。』

『那麼，爲什麼我會是他們的女兒呢？』

「他的意思是說你是那類他們所歌詠過的女孩子。」

她蹙額。「我想他喜歡打趣，是不？」

「假若我告訴你，你相信我麼？」

「唔，一定。」

「不錯，我想他是對的。」

她笑了。

艾色司特心想：「你真是美麗！」

「他還說周是薩克遜型。那是什麼呢？」

「誰是周？那個紅臉藍的麼？」

「不錯。我姑父的外甥。」

「那麼不是你的表弟了？」

「不是。」

「不錯。他的意思是說周像那種人，他們約在一千四百年前來到英國，統治了英國。」

「噯，我知道這事，但他是麼？」

「加敦喜好談這類事！但我也說周確有點像早期薩克遜人。」

「是。」

這個「是」令艾色司特發癢，那麼清脆，優美，斷決，對她顯然所不知的有禮貌的順從。

「他說別的孩子都是正經吉普賽型。他不應該那樣說。我姑母笑了，自然，她並不高興，我的表弟們都生氣，姑夫是農人，農人不是吉普賽，得罪人是不對的。」

艾色司特很想抓過她的手緊握一下，但他只這樣回答：

「很對，蜜根。還有，昨晚我聽見你打發孩子們睡覺。」

她有些臉紅。「請喝你的茶吧，已經涼了，讓我再拿些點新鮮的好麼？」

「你有過時候想到爲你自己做點什麼事？」

「唔，」

「我瞧着，但我還沒有看見過。」

她迷惑的蹙額，臉更紅了。

她走後，艾色司特想：「她會覺得在嘲笑她麼？我可決沒那意思！」他正在那種年紀，那種時候對某些人如詩人所說：「美是一朵花」，在他們激起俠義的思想，從不分注意他的四週，好半天之後他才覺到那被加敦呼爲「薩克遜型」的少年站在馬廐門外，他染污了的棕色絨線衣和多泥的綁腿套，藍色襯衫做出很好看的顏色，紅色臂膀紅臉，陽光將他頭髮由淡黃變爲深黃，他不動地堅實，固執，無表情地立着，看到艾色司特看他，他以鄉村少年常羞於把脚步放得太慢和太重的姿式穿過院中，消失於對着廚房門口的房子的盡頭，艾色司特心中感到一陣寒冷，傻子？以世上所有的好意和他們交往簡直都不可能！然而——看那女孩子她的鞋是破的，她手粗糙，但——什麼

呢？難道她和加敦說的真是塞爾提克血統？——她生來高貴大方，一件珠寶，難然她不過僅只能讀和寫。

昨晚他在廚房看到的那個年長，面孔刮得乾淨的人走進院來，帶着一隻狗，驅着一羣牛去擠乳，艾色司特看到他的是跛子。

「你帶了一羣多好的牛！」

跛子臉上發光，他有一雙愛向上望的眼，這更增加他所常現出的苦相。

「不錯，它們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的乳牛。」

「我敢打賭它們是！」

「我願你的腿好些，先生。」

「謝謝你，它好起來了。」

跛子碰碰他自己的腿：「我明白那是怎麼回事，這膝蓋，是很苦惱的事，我有——讓我苦了這十年。」

笑。

艾色司特做出同情的聲音，這種同情容易從一個有獨立收入的人生出來，跛子又

「不要訴苦，雖然——他們幾乎把它弄掉。」

「噢！」

「是啦，要跟從前比，現在好多啦。」

「他們在我這腿上貼了一個很多藥的膏藥。」

「那姑娘她配的，她是個帶花的好姑娘，好像有人懂治療的事，這種事我媽是少有的好手，我願你快好起來，先生，我往那邊去啦。」

艾色司特笑了，「帶花的！」她自己就是朶花！

那天傍晚，他吃完冷鴨，乳餅和蘋果酒的晚餐，女孩子走來。

「姑母說——你願意嚐嚐我們的五月餅麼？」

「希望我能到廚房去吃。」

「噢，是的，你要想念你的朋友啦。」

「不是，不過你確知沒有人見怪麼？」

「誰會見怪，我們都很歡喜。」

艾色司特的膝還僵硬，立起來得太猛，他蹣跚着，又坐下，女孩子微噓了一下，伸出她的手，艾色司特抓着它們，小小的，粗而棕色。制止了想把它們拿到唇邊的欲望，任她攙起他，她緊挨着他，把肩讓他靠，他靠着她走過屋子。這肩膀像是他所接觸過的最可愛的東西，但他還能留着心眼從架上把手杖拿過來，當快走到廚房時將手抽出。

35,  
那晚他睡得很熟，醒來時膝差不多已恢復原狀了，一早晨他又消磨於坐在草地的椅上，塗寫詩句，到下午他就和兩個孩子尼克和里克跑出去了，那天正是禮拜六。因而他們從學校回來得早。活潑，害羞，異黑的小東西，六歲和七歲，很快就愛說起來，艾色司特是易於令孩子接近的。到四點鐘他們已讓他看了各種毀壞生命的方法，除

去摸鱒魚，他們捲起短褲，伏身鱒魚的溪水上，希望把這件也表演完。自然他們什麼也摸不着，因格格的笑聲和拍掌把當場一切都驚散了。艾色司特坐在山毛櫸樹叢旁邊一塊岩石上，看着他們，聽着杜鵑叫，直到那較大些不大怕羞些的孩子尼克跑來站在他旁邊。

「吉普賽鬼坐在那石頭上。」

(註)他說。

「什麼吉普賽鬼？」

「不知道，沒有看見過，蜜根說他坐在那，老傑姆瞧見過一回，我們的小馬踢父親的頭以前他晚上來坐在那，他會拉豎琴。」

「他拉的什麼調子？」

「不知道。」

「他什麼樣？」



「他是黑的，老傑姆說他全身是毛，他是個特別的鬼，他到晚上才來。」這小孩的斜眼向四圍一溜，「你說他不會把我抱走麼？蜜根怕他。」

「她看見過麼？」

「沒有，她不怕你。」

「我想不是，爲什麼她不怕我？」

「她爲你禱告。」

「你怎麼知道？你這小壞蛋！」

「當我睡了，她說：『上帝祝福我們全家，和艾色司特先生。』我聽見她小聲說。」

「你是個小壞蛋，你說你聽見其實你沒聽見過！」

小孩子不開口了。隨後他又進攻的說：

「我能剝兔皮。蜜根她不敢剝。我愛血。」

「噢，你會幹，你這小妖怪！」

「那是什麼？」

「愛傷害別人的東西。」

小孩子不高興了，「它們只是些死鬼，我們所吃的，」

「很對，尼克，請原諒我。」

「我也能剝蛙皮。」

但艾色司特似乎在出神，「上帝祝福我們全家，和艾色司特先生！」尼克爲這種忽然間的不能接近情形所迷惑，隨即回到溪邊，立刻又發出格格笑聲和拍掌聲。

蜜根把茶拿來，他說：

「蜜根，吉普賽鬼是什麼？」

她抬起眼光，驚異。

「他帶來不幸的事。」

「自然，你不會信鬼？」

『我希望永不看見他。』

『當然，你不會，世上並沒有那種東西，老傑姆看見的只是一匹小馬，』

『不，岩石裏有鬼，是那些很早以前活着的人。』

『無論如何，他們不是吉普賽人。在吉普賽來到這裏之前那些老人早已死了。』

她只簡單地說：『他們全壞。』

『爲什麼？如果有的話，他們也是些野的，如同野兔，花不因是野的就壞，也從無人種荆棘樹——你不要在意他們。我晚上要來，看看你說的鬼，跟他們談談。』

『噢，別那樣，別那樣！』

『一定，我要去，坐在他的岩石上。』

她雙手緊握在一起，『請你，別！』

『有什麼！假若我碰見什麼與你有什麼關係？』

她不能答。在一種使氣中他又說：

「唔，我敢說我看不着，因為或許我不久要離開這兒。」

「不久？」

「你姑母不願我在這兒。」

「唔，你知道，我們到夏天常把屋子出租。」

他把眼光釘在她臉上，說：

「你願意我在這兒麼？」

「願意。」

「我今晚上要為你禱告。」

她臉微紅，蹙額，走出屋子。他坐着，咒罵自己，直到他的茶都熬濃了。好像他用他的厚靴子踢碎了一叢藍鐘花。爲什麼他要說那樣的傻話？難道他也正是那麼一個大蠢驢，和加敦一樣，太不能了解這女孩子了？

(註)尼克的對話在原文中用不完全，錯誤的拼音和文法以表示小孩子的口氣，在譯文中則無法表現。

第五章 宵 候

此後一個禮拜艾色司特消磨於在附近鄉村中的探險，以確定他腿部的復原。這一年的春天對他是一個啓示，在一種迷醉的情形中，他會注視一些遲開的山毛櫸樹淺白色花苞像霧似的在陽光中開放，襯托着深藍的天空；或望着一些蘇格蘭樅樹在強烈的光輝中顯得微褐色；或者，荒地上風吹擺搖的落葉松，當風穿過他們黑黃色小枝上新生的綠葉時，有着生命的那麼一種樣子。要不他就躺在河岸，注視山慈菇叢，或走上枯死的鳳尾草地，拈弄懸鉤子淡白透明的嫩芽，而杜鵑啼叫着，啄木鳥笑，一隻百靈從高空滴下珠似的歌唱。這確異於他所經過的任何春天，因春天在他心裏，不是在外面。白天他很少看到這家裏人，蜜根給他送飯來時，她在屋子裏老很忙，或在院中那些小東西們間又不能長談，但到晚上，他坐在廚房裏靠窗的椅上，吸着烟，和跛子傑姆或娜拉康伯太太閒談，女孩子則在縫紉或走來走去收拾晚餐桌。有時，有着一隻貓

在嗚嗚叫着時一定會感到的情緒，他覺到蜜根那溼潤淺灰的眼睛看着他，現出一種纏綿柔和的樣子，奇異地獻媚着。

星期日傍晚，他躺在果園裏傾聽山鳥啼叫，思索着一首情詩，他聽到門轉開，看見女孩子進來在樹間跑，後面那個紅頰，愚鈍的周急追着，大約離他廿碼遠，追趕終止了，兩人面對面的立着，並沒有注意到草地上有生人——那男孩子追進，女孩子抗拒着他。艾色司特可以看到她的臉，憤怒，慌亂，而男孩子的——誰能想到那個紅臉的村童會現出那樣心神迷亂的樣子！爲這種情景苦惱地刺激，他跳起來，於是他們看見了他。蜜根垂下兩手，退到樹幹後面，男孩子憤怒地尖叫一聲，衝向河旁，攀緣而過，不見了。艾色司特緩緩地走向她，她不動的立着，咬着嘴唇——異常的美麗，她黑色好看的頭髮鬆散下來遮着臉，兩眼下垂。

『我請你原諒。』他說：

她抬頭以睜大的眼向他看了一下，於是，轉身走了。艾色司特跟着。

「蜜根！」

她仍舊向前走，他抓着她胳膊，輕輕將她轉過來：

「別走，跟我說。」

「爲什麼你要請我原諒？你不應當向我這麼做。」

「很好，那麼，對周說。」

「他怎麼敢跟在我後邊？」

「我想，因爲他喜愛你。」

她頓足。

艾色司特短短地笑了一聲。「你願意我打他的頭麼？」

她以驟然的激情喊出：「你嘲笑我——你嘲笑我們！」

43.

他握着她的手，但她縮回去，後來她激情的小臉和鬆散的黑髮在淡白色的蘋果花叢中被截着了，艾色司特抬起一隻她的禁錮着的手，把唇放在上面，他覺得多麼豪俠

高於那個土頭土腦的周——却在用他的嘴觸她小小的粗糙的手，她忽然不退縮了，對着他，她似乎在戰慄，一種甜蜜的溫暖從頭至踵的通過艾色司特。這纖弱的女孩子，純樸美好，漂亮，那時是因他唇吻的接觸而快樂了。屈伏於一種迅速的衝動，他把雙臂圍着她，使她緊挨着他，吻她的額，她害怕起來——她變得慘白，合着兩眼，長而黑的睫毛躺在蒼白的臉頰上，她的手也不動的掛在兩旁，她呼吸的觸動使他一陣戰慄。「蜜根！」他嘆出來，讓她走了，在這極端靜寂中一隻山鳥叫起來，於是女孩子抓着他的手，放在她頰上，她胸前，她嘴唇上，熱情地吻着，她飛跑開，穿過蘋果樹生苦的枝幹，直到它們把她隱蔽了。

艾色司特坐在一棵長得幾乎和地平行的灣曲的樹上，怔忡，迷亂空洞地注視他頭上面的花朵，這些淡白的花苞中有一朶開放的蘋果花。他做了些什麼？他是如何的爲美麗——憐憫，或，正是這春天，所擾亂啊，然而他感覺奇異的快樂，又快樂又勝利戰慄通過他四肢，莫明其妙的驚異，這正是——什麼的開始呢？蚊蟲咬他，飛舞的小



虫子打算飛進他嘴裏。他週圍的春天也似乎更爲可愛和有生氣，杜鵑和山鳥的歌唱，啄木鳥笑，斜傾的陽光，那臨過她頭上的蘋果花！他從老樹上立起來，徜徉走出果園，他需要空闊的地方，開敞的蒼穹來和他新的情感溶合，他走向荒地，從籬邊一棵榛樹上飛起一隻喜鵲爲他引路。

人從五歲以上任何年紀，誰能說從未陷入過戀愛？在跳舞學校裏艾色司特曾愛過他的舞伴；愛過他在幼稚園裏的女教師；愛過假日所碰到的女孩；或者說從未十分脫離過愛戀，總懷着一些多多少少的遼遠的愛慕，但這次不同，並不那樣遼遠，絕然是一種新的情感，可怕的快樂，帶一種完全成人的感覺。在他手中握着那樣一朵野花，能夠將它放在唇上，覺到它因快樂而戰慄。什麼樣的陶醉，而且——困惱！怎樣辦呢？怎樣和她再見？他第一次的撫愛已經可憐地冷了，但第二次再不能，如今，由她在他手上熾熱地吻，由她把它裝在她胸前，他知道她愛他，某些性情因了愛的降臨而變粗，另一些，如艾色司特所有的則被擺弄，拖曳，溫暖，柔和，幾乎高揚起來，因了

他們所感到的那種神秘。

走上高坡間，他的心苦惱於一種熱切地希望沉溺在充滿內部的新的春情和一種渺茫却非常真實的不安之間。有一時，他完全驕傲於獲得這美麗，可靠，有晶澄眼睛的東西，隨後他又帶着不自然的莊嚴想：「我的孩子，只看看你做的是什麼吧！你知道隨後要來的！」

夜色不爲他所注意的降臨了——昏暗塗抹於雕鑿而醜陋的岩石羣。自然的聲音說「這是你的新世界！」好像一個人早上四點鐘起來走入夏日的清晨，動物，鳥，樹木都凝視着他，似乎一切都是新的。

他在那兒停留了數小時，直到冷起來，才摸索着走下山石，灌木叢，到大路上，蹙入小路，又走過那通果園的草地，他劃一根火柴看錶，十二點了！現在那兒黝黑而靜止，和六小時前的留戀以及爲鳥所喜愛的明亮極不相同。忽然他看到他的戀愛事件爲外人所知——幻影中看到娜拉康伯太太蛇似的頸頸轉過來，她迅速深沈的一瞥將一

一切都明白了，她機敏的臉發兇光；又看到那般吉普貴型的表弟們嘲笑他，纏擾他，周愚蠢而憤怒，只有那有受苦的眼色的跛子吉姆似乎在他還能忍受，而村中的酒店——他走過時老太婆們的閒言閒語，還有，他自己的朋友，加敦，十天前離開時那樣的譏諷和會心的微笑！討厭，有一分鐘他真實的憎恨這地上的冷酷的世界，一個人無論情願或不情願必須屬於它。他倚着的門變成灰色，一些光亮閃過他前，向淺藍色的夜空擴展。月亮！他正可以看見它從河岸後升起，紅色，將近圓——奇異的月亮！他轉回身，走上小路，路上有夜的氣息和牛糞嫩葉味，在場院裏，他可以看到牲畜黑色的身影，牠們的角成暗淡的灣鉤，像許多兩尖×向上的新月。他偷偷拉開農場的門門，住屋全黑。掩着步子他摸到走廊下，躲在一窗水松後，望着蜜根住屋的窗，窗開着，她睡着了，或許仍清醒的躺着因他的不在而煩擾，不快樂麼？他這樣偷偷望着時，一隻鳥叫起來，聲音好像充滿了整個夜空，此外皆極寂靜，只有從果園下流過的小溪無休盡地泊泊鳴響。白天有杜鵑，夜裏是梟——它們多麼奇異地傳出了他心中煩擾的亂喜

！忽然，他看到她在窗前向外看，他從水松旁離開一些，低聲呼：『蜜根！』她退身，不見了，又現出，將身靠下來。他潛步向前走到草地，小腿觸碰到綠漆椅上，碰聲使他摒着呼吸，她垂下的胳膊和她的臉模糊看不清，他移過椅子，無聲地爬上去。伸長他的臂，他剛能拘着，她手中握着進屋門的鑰匙，他抓着她的握着冰冷的鑰匙的火熱的手，他正可以看清她的臉，她唇間閃白的齒和她翻垂的髮。她仍穿着日間的衣服，可憐的孩子！坐着在等他！無疑的！『美麗的蜜根？』她熱面粗糙的手指緊握着他，她臉上有一種奇異，出神的表情。能以拘到她——甚至用他的手！夜梟叫着，薔薇的香氣鑽入他鼻孔，於是一條農場的狗吠起來，她抓着的手放鬆了，她縮身退下。

『晚安！』她走了。嘆了一口氣他從椅上下來，坐在上面，脫下他的靴子，沒有什麼事了，只是進去睡，但他却長久的坐着不動，她的脚因露水感到寒冷，沈醉於回憶着她失去的半笑的面孔，吊握着的炙熱手指，以及把冰冷的鑰匙放到他手中。

第六章 密約

他醒了，覺得昨夜彷彿吃了許多東西，雖然事實上甚麼也沒吃。昨天的「羅曼斯」似乎又遙遠，又虛幻。然而那是個金黃色的早晨。豐滿的春天終於出現了——一夜的工夫小孩子們所謂「金盞花」似乎已經開遍了田地，他從窗中可以看見蘋果花像用帶蓄薇色的白棉被遮蔽了果園。他走下樓來幾乎怕見蜜根；然而，不是她却是娜拉康伯太太送進早飯來的時候，他覺得煩惱，失望。那個女人的敏捷的眼睛和蛇一般頸項似乎今天早晨有一種新的靈活。她已經看出來了麼？

「那麼你昨夜裏跟月亮去散步了，艾色司特先生！你在甚麼地方吃過晚飯了麼？」  
艾色司特搖頭。

49.

「我們給你留着，可是我想你當時腦子裏忙得想不到這種事了吧？」  
她是嘲弄他麼，用她那種不受西方喉音的影響仍然保持着一些威爾士的輕脆的聲

音。萬一她知道了怎麼好！就在那時候他想到：『不，不；我要走。我決不把自己攔在一個卑鄙地錯誤的地位。』

但早飯之後想見蜜根的渴望開始了而且一時比一時加重，同時惟恐她聽了甚麼話因而事情完全壞了。她沒露面不是好兆，連看她一眼也不許！那首創作出來是那麼重要而且吸住了昨天蘋果樹下的下午的情詩，現在似乎十分沒價值以致他撕碎了它捲成點烟的紙捻了。她抓他的手吻它以前，他對於愛情有甚麼了解！而現在——他有甚麼不了解的？不過寫出來似乎純粹無聊！他走上他的寢室裏去拿一本書，而你的心開始劇跳，因為她正在那兒疊牀。他站在門口守望着；突然他心亂地喜悅起來，看見她彎下身去吻了他的枕頭，正在昨夜他的頭所枕出來的凹處。怎麼好讓她知道他看見了這美好的鍾情的動作呢？可是，她若聽見他溜開就更糟了。她拿起枕頭，拿着它好像不願意傾出去他的頰痕，扔下它，轉過身來。

『蜜根！』

她抬起雙手來撫着雙頰，但她的眼睛似乎直看着他。此前他從沒有認清那雙露珠般光輝的眼睛裏面的深邃、純潔，和感人的忠實，他訥訥地說：

「你真好，昨天夜裏等着我沒睡。」

她還是不說話，他接着訥訥地說：

「那時候我在荒地上閒走：一個那麼個有趣的夜。我——我剛來想拿一本書。」

然後，他看見她給枕頭的吻處突然沈重地使他苦惱起來，他走近了她。他用脣觸她的眼睛，帶着奇異的興奮想道：「我做出事來了！昨天甚麼都是突然的——無論怎麼樣；可是現在——我做出事來了！」那女孩子讓她的額貼着他的脣，一直到他的脣低下來到了她的脣上。最初的真實情人的吻——新奇，奇妙，仍然幾乎是天真的——它讓哪一顆心擾動得最利害呢？

51.

「今天夜裏到大蘋果樹那兒去吧，他們睡了之後。蜜根——答應！」

她也低聲回答：「我答應。」

然後，她蒼白的臉讓他吃驚，甚麼都讓他吃驚，他放了她又走下樓去。是的！現在他做出事來了！接受了她的愛情，宣告了他自己的愛情！他走出去到綠椅子那兒照樣缺着一本書；他坐在那兒空洞地凝視着前面，又得意又懊悔，而在他的眼前和他的背後農場的工作繼續進行着。他看見周站在他稍後的右方時候，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那種希奇的空洞狀態中已經坐了多久。那少年顯然在田間做了苦工來的，站着移換他的脚，大聲呼吸，他的臉色像將落的太陽，在他那藍襯衫的捲起的袖子之下的胳膊現出成熟的梨的顏色和毛茸的光輝。他的紅色嘴唇張着，他的有淡黃色睫毛的藍眼死盯着艾色司特，艾色司特諷刺地說：

「嘿，周，我給你幫點甚麼忙？」

「好。」

「那麼，甚麼事？」

「你可以離開這兒。我們不要你。」



艾色司特的臉，從來不太謙卑，灑出來最尊嚴的神色。

「你是好意，可是，你要知道，我寧可願意別人給他們自己說話。」  
那少年走近了一兩步，他那純粹的火熱的氣味讓艾色司特的鼻孔難過。

「你留在這兒幹甚麼？」

「因為我高興。」

「我把你的腦袋砸進去時候你就不高興了！」

「真的！你願意甚麼時候這麼辦？」

周只用他的呼吸的響聲作答，但他的眼睛看去像一隻發怒的小牛眼。然後一種激動似乎讓他的臉痙攣起來。

「蜜根不要你。」

一陣突發的嫉妬，輕蔑，以及對這粗壯的大聲呼吸的村夫的怒氣，讓艾色司特失去了自制力，他跳起來，推開他的椅子。

「你可以滾開！」

他說了這幾個字的時候，他看見蜜根在門口抱着一隻小小的棕色長毛小狗。她很快地走到他的面前。

「它的眼睛是藍的！」她說。

周轉身走了；他的後頸可以說成了深紅色。

艾色司特把他的手指放在她懷裏那小小的棕色大蛙似的動物的口邊。它靠着她看來多麼舒服！

「它已經喜歡上你了。唉！蜜根，甚麼都喜歡「你」。」

「周對你說了甚麼，請問？」

「告訴我走開，因為你不要我在這兒。」

她踩她的腳，然後仰望着艾色司特。看着這個愛重的眼色他覺得他的神經顫動了，正彷彿他看見一隻蛾子燒了它的翅膀一樣。

「今天夜裏！」他說：「別忘！」

「不會。」她把臉緊靠在那小狗的棕色的小肥身上，輕悄地跑回屋裏去了。

艾色司特由小道閒走下去。在野外牧場的門口他遇見了那跛子跟他的幾隻牛。

「好天氣呀，吉姆！」

「啊！對於草是頂好的天氣。今天槐樹要比橡樹晚點。」橡樹若在槐樹以前——」

艾色司特閒散地說：「你看見那吉普賽鬼的時候你站在哪兒來着，吉姆？」

「它也許在那棵大蘋果樹底下，你可以這麼說。」

「你確確實實覺得它在那兒麼？」

跛子小心地回答道：

「我不願意說準了它在那兒。我心裏覺得它在那兒。」

「你覺得它是怎麼回事？」

跛子放低了語聲。

「他們都說老主人，那拉康伯先生，是吉普賽種。可是這是傳說。他們是一種奇怪的種族，你知道，不肯自認。也許那時候他們知道他要死了，就派這個傢伙來做伴，這是我的想法。」

「他長得甚麼樣？」

「他滿臉是鬍子，跟這個傢伙一樣，好像有一個四絃琴。他們說沒有鬼這種東西，可是我看見這隻狗身上的毛在黑暗的夜間豎起來，當時我自己甚麼也沒看見。」

「那時候有月亮麼？」

「有，就要圓了，可是剛升上來，在樹後頭金黃色的。」

「你覺得有鬼就得鬧亂子，是不是？」

「我不該說那話——顯着那麼不安的是他們。有的事情我們不十分明白，實在。有的人看得清東西，別的人甚麼也看不清，比如，我們的周——你無論把甚麼東西，擱在他的眼前，他決不會看得清；別的那些孩子們也一樣，他們就會亂說一陣。可是

你把我們的蜜根帶到有點東西的地方去，她就看得清，還懂得別的呢，我敢說。」

「她敏感，所以。」

「這話怎麼講？」

「我是說，她甚麼都知道。」

「啊！她是非常有愛心的。」

覺得紅暈上了兩頰的艾色司特舉起他的煙囊來。

「裝一袋吧，吉娜？」

「謝謝你，先生。她是百裏挑一，我想。」

「我也這麼覺得。」艾色司特簡略地說，摺起他的煙囊來，走下去。

「有愛心的！」正是！不過他這是幹甚麼？對於這個有愛心的女孩子他有甚麼打算

57.

——照別人的說法？這想頭跟隨着他，開走過金盞花開得發亮的田地，紅色的小牛在那兒吃着草，燕子高飛着。不錯，橡樹在槐樹以前，已經全褐色了；每一棵樹的時期

顏色都不一樣。鷓鴣和一千種鳥唱着歌；幾條小河極其明亮。古人相信黃金年代，在那些赫司倍麗德（註）的園中……一隻雌蜂落在他的袖子上。殺一隻雌蜂就可以少兩千隻蜂偷竊要從蘋果樹園裏那些花朵長出來的蘋果；不過，心裏有了愛情，誰能在這樣的日子殺害生物呢？他走入一隻小紅牛正在吃草的田地。艾色司特覺得它看來像周，不過那小牛並不留心這位客人，也許有一點沈醉了，因為它短腿下面的金色牧場上的鳥鳴和魔力。艾色司特無意地穿過去走到河上的小山旁。一個高岡從那山坡直聳到諸岩石的絕頂。那兒的土地上覆着一片霧濛濛的藍鈴花，幾乎許多棵野蘋果樹的花都正在盛開。（註）守護西方金蘋果園的諸山澤女神。

他投身在草上。田地裏金鳳花的尖艷和橡樹金黃色的魔力一變為灰色高岡下面的這種穹蒼之美，讓他滿心裏感到一種驚奇；完全不一樣了，除了奔流的水聲和鷓鴣的歌聲。他在那兒躺了好久，守望着陽光移轉一直到那些野蘋果樹用影子罩了藍鈴花的時候，幾隻野蜜蜂是他僅有的伴侶。他不十分清醒，想着那早晨的吻，和蘋果樹下的

今宵。在一個像這樣的地方，那些牧畜的男神和森林女神一定居住着；女神們，白得像野蘋果花，在那些樹裏面安息；男神們，赭色如同枯蕨，長着尖耳朵<sub>(註)</sub>，躺着等候她們。他醒來的時候鷓鴣仍然叫着，有奔流的水聲；太陽却隱伏在高岡後面，山旁是清涼的，幾隻兔子已經出來了。「今夜！」他想着。正像一切草木從土中迸發出來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溫柔有力的手指之下伸展一樣，他的心和感覺也迸發了，伸展了。他起身從一棵野蘋果樹上折下一個小花枝。那些花苞像蜜根——貝殼似的，玫瑰紅的野生的，新鮮的；開着的花也像她：又白，又狂放，又動人。他把花枝裝在上衣裏。他把心裏全部的春之衝動付之於一聲得意的歎息，兔子們却倉皇跑開了。

(註)因爲他們的形狀是半羊半人的，有尖耳小角。





第七章 夜 會

艾色司特把在手裏拿了半點鐘也沒有念的袖珍本「奧德賽」放下，經過場院悄悄走到果樹園去的時候，是那天夜間近十一點鐘。月亮剛剛升起來，深金黃色，在山上，像一個光耀有力的守夜的精靈，由一棵槐樹的裸枝的柵欄間窺看。那些棵蘋果樹之間仍然是黑暗的，他站住辨認方向，用他的腳觸着散亂的草。近在他身後的漆黑一團轉動着發出沈重的哦哦之聲，三隻大豬又在牆下互相挨近着臥穩了。他傾聽着，沒有風可是河的潺潺的低聲的笑比白天加重一倍了。一隻他不知名的鳥叫着「啾——啾，」

「啾——啾，」十分單調；他聽得見一隻歐夜鷹在很遠處長鳴；一隻梟叫着。艾色司特走了一兩步，又停住，看到一片模糊生動的白色圍繞着他的頭。在黑暗的靜止的樹上無數花朵和花苞，十分柔和而朦朧，爬動的月光正用魔術讓它們活起來。他有了最古怪的真正陪伴的感覺，好像無數白蛾或者精靈飛了進來落在黑暗的天空和更黑暗的土

地之間，把翅膀一開一閉，和他的眼睛在同一平面上。他在一剎那間的迷人，靜寂，無香之美中幾乎忘記他爲甚麼到果樹園來了。夜色已經降臨，那一整天覆着大地的飄飛的魔力還沒有消失，却只變成了這新的形狀。他走下去，穿過遮滿那種生動的粉白色的枝幹之叢，一直到他走到了大蘋果樹，沒弄錯，雖是暗中；幾乎是另外無論哪一棵的兩倍和粗，而且向着空曠的草場和河流傾斜出去。在濃密的枝柯之下他又站定了傾聽着。完全是同樣的聲音，和從發鬪的豬那兒來的低微的哦哦之聲，他把雙手放在那乾的，幾乎溫暖的樹幹上，它的粗糙多苔的表面經他一觸發出一陣泥炭的氣味。她肯來麼——她肯麼？就在這些棵顫動的，鬼魅出沒的，爲月光所魔惑的樹之間，他對一切都起了狐疑！這地方甚麼都是非人間的，不宜於人間的情侶；只宜於男神和女神林野男神和山澤女神——不宜於他和這鄉下小女兒。她若不來不幾乎是一種鬆心的事麼？可是他時時刻刻地傾聽着，而那不知名的鳥仍然繼續着「啾，啾，」「啾，啾，」那有鱒魚的小河匆忙的奔流之聲也起來了，月亮由她的樹之囚籠的柵欄投光在河上。

和他的眼睛同高的花朵似乎一時比一時變得更生動，似乎因它們的潔白神秘之美而逐漸增長了他的懸慮，他折了一小枝拿近眼前——三朵花。折果樹上的花——柔軟的，神聖的，青春的花朵——再把它扔掉是褻瀆神聖！然後他忽然聽見大門關了，幾隻猪又轉動，哦哦地叫；他靠在樹幹上，用雙手緊貼着身後的多苔的樹皮，屏着呼吸。她也許本來是個精靈穿過那些棵樹，雖然她做出聲音來！然後他看見她十分臨近了——她的黑影是一棵小樹的一部分，她雪白的臉是樹上花朵的一部分；那麼靜止，向他窺看着。他低低地說：『蜜根！』伸出他的手法。她向前跑，直跑到他的胸前。他覺得她的心靠着他跳動的時候，艾色司特完完全全領會了豪俠和熱情的感覺。因為她不是屬於他的世界的，因為她那麼又單純又年青又輕率，崇拜他而沒有防衛，他如何能不做她的保護人呢，在黑暗裏！因為她十分單純，愛好自然和美，正和生動的花朵一樣是這春夜的一部分，他怎麼該不接受所有她要給他的呢——怎麼該不完成她和他心裏的春天呢！為這兩種感情所激盪，他緊抱住她，吻了她的頭髮。他們不出聲地在那兒站

了多大工夫他不知道。河繼續着潺潺而流，幾隻鳥仍在叫，月亮不停地悄悄向上升而且漸漸變得更白；他們周圍和上面的花朵都光耀起來，浮游着生動的美。他們的唇互相尋找，他們不作聲。只要一說出話來一切就都不真實了！春天沒有言語，甚麼也沒有，除了風的悉索和水的低音。春天在它的開花放棄上，在它的河水的奔流上，在它的甜蜜而不安的尋求上，都比言語豐富得多！也有時候春天來了，活生生的，像一個神秘之靈站立着，用双臂擁抱着情侶，把魔法的手指放在他們身上，因此，他們接唇而立，忘記一切，除了單單的一吻。她的心靠着他跳，她的唇在他的唇邊顫動的時候，艾色司特所感覺的惟有單純的狂歡——命運之神意在讓她受他的擁抱，愛神不能受輕視！然而他們的唇分開以便呼吸的時候，即刻又有了間隔。不過這時候熱情強烈得多就是了，於是他歎息道：

「啊！蜜根！你爲甚麼來？」

她仰看，苦痛，驚愕。

「先生，你叫我來的。」

「別叫我『先生』，我的好孩子。」

「我應該叫你甚麼？」

「弗蘭克。」

「我不能。啊，不！」

「可是你愛我——不是麼？」

「我止不住愛你。我要跟你在一塊兒——再沒別的了。」

「沒別的了！」

輕得他幾乎听不見，她低聲說：

「我若不能跟你在一塊兒我就得死。」

艾色司特用力吸了一口氣。

「那麼就來跟我在一塊兒吧！」

「呀！」

爲那個「呀！」裏面的敬畏和狂喜所陶醉，他低聲地說下去：

「我們上倫敦去。我讓你開開眼界。我一定照顧你，我先說下，蜜根。我決不跟你蠻橫！」

「如果我能跟你在一塊兒——再沒別的了。」

他撫着她的頭髮，接着低聲說：

「明天我到陶阿揆去取一點錢，給你買幾件不招眼的衣服，然後我們逃跑。我們到倫敦以後，大概過不多時候，如果你相當地愛我，我們就結婚。」

他覺得出來她的頭髮因爲搖頭而顫動。

「啊，不！我不能。我只要跟你在一塊兒就完了！」

艾色司特爲他自己的豪俠氣概所迷醉。喃喃地說下去：

「是我配不上你。啊！蜜根，甚麼時候你起頭愛了我？」

「我在大道上看見你，你看着我時候。頭一晚上我就愛你；可是我決沒想到你會需要我。」

她突然輕輕跪下，想要吻他的腳。

一陣恐怖的震顫通過艾色司特的全身；他把她全身攙起來緊抱着她——心亂得說不出話來。

她低聲說：「爲甚麼你不許我？」

「我要親你的腳才是！」

她的微笑讓他眼中有了淚。離他的臉那麼近的月光下她臉色的雪白，她張着的双唇的淡紅，有蘋果花的生動非凡之美。

然後，突然她的眼睜大了，眼光越過他的身子，痛苦地注視着；她從他的懷裏掙

67. 脫出來，低聲道，「看！」

艾色司特甚麼也看不見，除了光禪的河水，微帶金色的金雀花，閃耀的幾棵澤樹

和他們身後的月光下小山的廣闊的暗影，從他背後來了她的膽寒的低聲：『吉普西鬼』

『在哪兒？』

『那兒——石頭旁邊——樹底下！』

他動怒了，跳過了河，大步走向罌樹叢。月光的惡作劇！甚麼也沒有，在許多漂石和荊棘樹中間走進走出，叨念着，咒罵着，而又有一種恐怖，他奔跑而跌倒了，可笑！愚蠢！於是他回到蘋果樹那兒去。可是她不在那兒了；他听得見一陣衣襟的悉索，豬的哦哦，關門的聲音，代替她的只有這棵老蘋果樹！他一下子抱住樹幹，她那柔軟的身子有了甚麼樣的替換；粗糙的薜苔靠着他的臉——她那柔軟的頰有了甚麼樣的替換；只有那氣味，是樹木的氣味，有些未改！而在他的上面和周圍，那些花朵，比從前更生動，更多披了月光，似乎充溢着熱情而且呼吸了。



第八章 叙 舊

這就是艾色司特的回憶，靠着牆坐在金雀花中間，在他的銀婚記念日那天。一定正是在這個他預備吃點心的地方，他頭一次看見蜜根的時候她全身的輪廓以天空做了背景。一切巧合之中最古怪的！而他心裏動了一種渴想，想走下去再看一看那農場和果樹園，和吉普西鬼的草地。工夫費不了很多；大概斯黛拉還要用一點鐘纔畫完。

這一切他記得那麼清楚——一小叢最高的松樹，後面陡峭的多草的山！他在農場大門外停步了。那低低的石屋，杉樹的門，花正開的紅醋栗——絲毫沒有改變；連那把綠色的舊椅子也在那兒，在窗外的草地上，那天夜裏他曾從那兒上去接她的鑰匙。然後他轉身走下小路，倚了果園的門站立着——如灰色骨架的門，像從前一樣。甚至也有一隻黑豬在裏面樹木中間閒走。是真的二十六年過去了麼，或者是他作了夢又醒了，會看見蜜根在大蘋果樹旁等着他？他不覺抬起手來觸到他斑白的鬚，纔讓他回到

現實上來。他推開門，從酸模和刺草中間走下去，一直到他來近了河岸，和那棵大蘋果的自身。依舊！多了一點灰綠色的地衣，一兩段枯枝，此外都讓他覺得只是昨夜他在蜜根跑開之後擁抱了那多苔的樹幹，吸了它的樹木的氣味，同時在他頭上爲月光所照的花朶似乎呼吸了活了。在這初春時候一些花苞正在吐露；烏鴉們高聲唱着歌，一隻鸚鵡叫着；陽光明亮溫暖。難以相信地依舊——那奔流的有鱒魚的河流，那狹小的水池，他曾每天早晨臥在裏面，水飛濺在他的腰窩和胸上；外面野草地那兒是擇樹叢和人以爲吉普西鬼在上面坐着的石塊。於是一種因失去的青春而起的疼痛，一種渴望一種消捐了的愛情和歡快之感，緊抱住艾色司特的喉嚨。實在，在這種荒野之美的土地上，人本來應該像這天和地一樣用全心享受歡樂——然而，人不能夠！

他走到河邊，向下望着小水池，想道：『少年和春天！它們都怎麼樣了，我不知道。』然後，忽然怕碰見人讓這記憶受了震盪，他走回小路，沈思着回步到十字路口去。

在車旁，一個灰鬚的老年工人倚在手杖上和汽車夫談話。他即刻中斷了，像是犯了不敬的罪，舉手行了一個禮，預備跛着腳走下小路。

艾色司特指着那狹小的綠色土丘。「你可以告訴我這是甚麼嗎？」

老人站住了；他的臉上有了一種神色彷彿他正在想着：「你可問着了人了，先生！」

「那是一座墳，」他說。

「可是爲甚麼不在墳地在這兒呢？」

老人微笑了。「那有個故事，你可以說。我說過不是一回了——有好些人問那塊草土。這左近我們都叫它「姑娘墳」。」

艾色司特遞過去他的烟囊。「裝一袋？」

71.  
老人又舉手行禮，慢慢地裝滿了一個黏土製的舊烟袋。他那從一團縐紋和頭髮中間望上去的眼睛，仍然十分明亮。

「對不住，先生，我要坐下——今兒我的腿有點疼。」於是他坐在那個草土丘上。

「這墳上總有一枝花。也不算十分孤單；現在有不少人從這兒過，坐着新汽車甚麼的——不像從前了。她在這高處有了伴兒了。這是個自殺的可憐的孩子。」

「我明白了！」艾色司特說。「十字路口的墳。我沒想到這個風俗一直沒改。」

「啊！可是那是老早老早的事了。那時候我們有個教區牧師，非常敬怕上帝。等我想想，到米吉爾節我就得六年養老金了，鬧那件事的時候我纔五十歲。活着的人誰也不如我知道得清楚。我住在這近處，就在我從前常做活的娜拉堪伯太太的場子上，現在是尼克·那拉堪伯的了；我也給他做點活，有閒工夫時候。」

靠着車門點烟的艾色司特在那根火柴的光焰滅了好久之後他彎着的双手仍然在他眼前沒動。

「噢？」他說，自己覺得他的語聲聽起來又粗獷又不安。

「她是百裏挑一，可憐的姑娘！我每回從這兒過總要攔一枝花。她是清秀的姑娘

好姑娘，雖然他們不肯把她埋到教堂去，也不埋在她自己願意的地方。」老工人停頓了，把他那多毛的扭曲的手平放在藍鈴花旁的草土上。

「噢？」艾色司特說。

「說起來，」老人接下去，「我想那算是個戀愛的故事——雖然誰也不敢保準。你說不清一個姑娘心裏想甚麼——可是我想是那麼回事。」他用手撫摸着草土。「我喜歡那個姑娘——不知道有甚麼人不喜歡她。可是她太多情了——就是這個緣故我想。」他抬頭看了一眼。雙唇在鬍鬚的遮蔽之下顫抖着的艾色司特又低聲說：「噢？」

「那是春天，可以說大概是這個時候，或者稍微晚一點——開花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入過大學的年青紳士留在場子裏——也是個風雅人物，很神氣的樣子。我極其喜歡他，我沒看見他們倆有甚麼事；可是我想着他中了女孩子的意了。」老人把烟袋從嘴裏拿出來，啐了一口，又說下去：

73.

「你看，忽然有一天他走了，永遠沒回來。他們那兒還有他的背包跟一點別的東

西。這是我忘不了的——他永遠也沒派人來拿。他叫艾色斯，或者跟這個差不多的名

「噢？」艾色司特又說。

老人舐了他的雙唇。

「她甚麼話也沒說，可是從他走那天起她就顯出來發呆的樣子，精神錯亂得利害。我一輩子從來沒見過一個人變成那樣——從來沒見過。場子上還有一個年青人——名字叫周·比達佛，他也頂愛她；我猜他總是獻殷勤讓她煩惱。她變成完全心發迷的樣子了。晚上我有時候看見她，我趕回小牛去的時候；她總站在那兒，在果園子裏頭，大蘋果樹底下，直瞪着眼往前看。」唉，「我常想，「我不知道你有甚麼心事，可是你瞧着可憐，你真可憐。」」

老人又點着他的烟袋，沈思地吸着。

「噢？」艾色司特說。

「我記得有一天我跟她說：『怎麼回事，蜜根？』——她名字叫蜜根·大衛，她是從威爾士來的，跟她的姑姑老娜拉康伯太太一樣。『你爲點事着急發煩，』我說。『沒有，吉姆，』她說。『我不是着急發煩。』『你是！』我說。『沒有，』她說，兩道眼淚隨着滾下來。『你哭了——那麼，這爲甚麼呢？』我說。她把手擱在她的心上。『我的心疼，』她說；可是過一會就好點了，』她說。『可是如果我出了甚麼事，吉姆，我願意埋在這兒這大蘋果樹底下。』我笑了。『你會出甚麼事？』我說；『別發傻。』『不，』她說。『我決不發傻。』是了，我知道姑娘們好那樣，我也就沒把這事擱在心上。一直到兩天以後，差不及晚上六點鐘，我跟着那些小牛回來，那時候我看見一個黑東西躺在河裏，靠近那棵大蘋果樹。我自言自語：『那是豬麼，——豬跑到那兒去多可笑！』我就走上前去，我瞧出來了。』

75.

老人停了；他的眼睛向上一望，有一種明亮的，痛苦的神情。

『就是那姑娘，在大石頭擋住水造成的窄小的池子裏頭——我有一兩回看見過那

位年青的紳士洗澡的地方。她臉朝下在水裏躺着。有一棵金盞花從石頭上長出來正在她頭上。我去看她的臉，又可愛，又好看，跟小孩的臉那麼安穩——好看得出奇！大夫看見她的時候，他說：『她若不是着了迷，她決不能跑到那麼小的水池子裏頭去。』唉！按她的臉說起來，實在是這麼回事。我看着哭了一大場——挺好看的臉！那時候是六月，可是她找了一小枝刺在甚麼地方的蘋果花，戴到頭髮上了。所以我也想她一定是着了迷，高着興去的，那個樣兒。是啊！水不到一尺半深。可是我告訴你——

一宗事——那個草地裏鬧鬼；我知道，她也知道；沒一個人勸我不信。我告訴他們她跟我說的想埋在大蘋果樹底下的話。可是我想這話嚇着他們了——倒真好像她早就心裏有算計；所以他們把她埋在這兒了。那時候我們的教區牧師挺好挑毛病，真的。」

老人又用手在草土上撫過。

『好像都是奇怪的，』他慢慢地又說，『姑娘們爲愛情做出來的那些事。她有一個多情的心；我猜是碎了。可是我們知道甚麼呢！』



他仰頭一看，似乎等着稱讚他的故事，而艾色司特已經從他身旁走開，好像他沒在那兒一樣。

走上那小山頂，離開他安排點心的地方，過去了，看不見了，他俯身倒下。他的善行就這樣得了報償，而「西普麗恩」，愛的女神，復了仇！就在他的因淚水而模糊的眼前，現出來蜜根的臉，她的溼了的黑髮上戴着那個蘋果花枝。「我做了甚麼錯事了？」他想着。「我「做了」甚麼？」不過他不能回答。春天，帶着它的熱情的衝動，它的花朵和鳥唱——他和蜜根心裏的春天！那恰是愛神找犧牲者麼！那麼，希臘人說對了——「西波力塔斯」的話到現在仍然是確實的！

「因為愛神的心是瘋狂的，

他的翅翼發出金色的光輝；

當他跳躍的時候，

一切都爲他的魔力所支配。

一切狂放而年少的生命

在山中在浪間在河裏，

一切地上的生命都活躍起來，

或者在紅的陽光下呼吸；

是啊，人類也如此。西普利恩，

只有你的王座至上至尊！」

希臘人說對了！蜜根！可憐的小蜜根——從山上來！蜜根在老蘋果樹下等着望着！  
蜜根死了，帶着印在身上的美！……

一個語聲說：

「呀，你在那兒！看！」

艾色司特站起來，拿了他的妻的寫生畫，默默地注視着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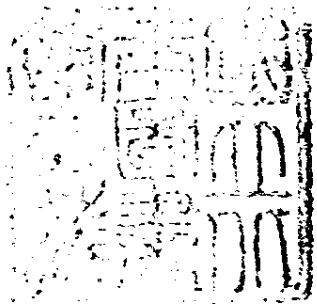
「前景對麼，弗蘭克？」

「對。」

「不過有點缺欠，是不是？」

艾色司特點頭。缺欠？蘋果樹，鳥鳴，黃金！

於是他鄭重地用双唇親了她的前額。那是他們的銀婚紀念日。



感 謝

何漫兄，本書第四五兩章是我  
生病期間由他費心代譯的。

林 栖 記。

書新月五

藝生創作文庫第一集

# 盃甲山

短篇小說集

畢基初 作

定價每冊六角

書新月六

藝生文藝叢書第一集

# 摘果錄

非力合  
顧祝  
穆初作

新詩集 每冊定價五角

書新月七

藝生文藝叢書第二集

# 婉君戲曲集

戲曲集 朱應之作

每冊定價六角

書新月八

# 生涯

戲曲集 穆穆作

本集為穆穆所作，內收「生

涯」及「六點半」二獨幕劇

「生涯」寫生活壓迫下之神

女生涯，描寫生動，穿插趣

味，為上選作品。「六點半」

寫編輯室生涯，係滑稽劇。

目下華北劇運消沈，劇本之

創作尤為貧乏，此書之出版

定為愛讀諸君所樂聞也。每

冊定價六角，各大書局均有

代售。

集二第『庫文作創生藝』

# 霧 山

集說小篇短

作軍黃

已定十月十五日出版  
目前開始預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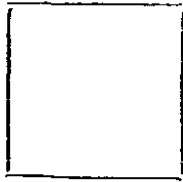
定價每冊八角  
預約九折收費

◀收 內▶

桑 芽      山 霧      果 園  
火 殘      春 苗 季      路 伴

黃軍是事變後第一個以寫農村而出現于華北文壇的。他的「桑芽」、「山霧」及「果園」已是博得莫大之佳譽了。茲將他的前後所寫六編小說篇爲「藝生創作文庫」第二集都五萬餘言，喜文藝的讀者，不該不讀讀此書。

# 蘋果樹



究必印翻

原  
作  
華  
爾  
斯  
華  
綏

譯  
者  
林  
栖

編  
者  
袁  
笑  
星

發  
行  
出  
版  
藝  
術  
與  
生  
活  
社  
北  
京  
西  
四  
北  
大  
帽  
胡  
同  
廿  
五  
號

版出日廿月九年卅國民華中

集四第書叢藝文生藝



# 87  
002214  
(197)

14

文 藝  
叢 生

定  
價